

一个关于寻找和揭秘的故事
在沉静、哀婉和隐忍的氤氲之下，
透露出人生对情感的渴望
以及对罪恶的宽宥和忏悔。



木

禾禾

张好好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禾木 / 张好好著. — 呼和浩特 :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, 2016.4

ISBN 978-7-204-13993-4

I. ①禾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097446 号

禾 木

作 者 张好好

责任编辑 王 静 段瑞昕

责任校对 孙红梅

责任监印 王丽燕

封面设计 李 琳

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地 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中山东路 8 号波士名人国际 B 座 5 楼

网 址 <http://www.nmgrmcbs.com>

印 刷 呼和浩特市圣堂彩印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 640mm×970mm 1/16

印 张 14

字 数 215 千

版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 1—2000 册

书 号 ISBN 978-7-204-13993-4/I • 2690

定 价 42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我社联系。

联系电话: (0471) 3946120

为了洁净，一起出发 (代序)



贺绍俊

见到张好好，总是一副快乐的表情。但她的这副快乐表情是用来对付钢筋水泥的大城市的，我知道她在大城市里会遇到很多快乐不起来的事情。但她的内心却装着一个辽阔的大草原，她不必用这副快乐表情来对付自己的内心。当她独自坐在电脑前，或拿起笔，也许她就收敛起快乐的表情，全部神思都回到了心中的大草原上。这个大草原是张好好的故乡。她把灵感的种子栽在大草原上，从《布尔津光谱》到《禾木》，都是在这片大草原上开出的鲜艳而又奇异的花朵。

当然每一个作家都有自己的故乡，而且很多作家都以故乡作为自己的写作资源。但张好好似乎尤其对故乡充满了自豪感。她似乎也没有理由不为自己的故乡感到自豪。因为这里的确是一个美丽的地方。她在小说中经常会不由自主地描写故乡的优美景色，会情不自禁地抒发对故乡的眷念之爱。我们读到她的这些文字想必都会受到感染，甚至会有一种要去禾木看看的冲动。禾木，在中国西部的最北端，这里绿草茵茵，繁花似锦，一派迷人的草原景色。这里居住着图瓦人，他们还保持着传统的生活方式，原始的村落与大草原和谐地融为一体。张好好写禾木，不仅因为她留恋那里的景色，而且也因为她忘不了生活在禾木的图瓦人。小说中的一个关键人物娜仁花就是一位图瓦姑娘。故事都在围绕这位图瓦姑娘而展开。图瓦人是一支古老的族系，但渐渐被人们遗忘。他们以



游牧、狩猎为生，勇敢强悍，能歌善舞。据学者介绍，图瓦人是成吉思汗西征时留下的士兵的后裔，属于蒙古人种。如此说来，图瓦人的血管里应该流淌着英雄的血。张好好让一位图瓦姑娘作为小说的关键人物，显然表明了她对图瓦人英雄血统的肯定。我很惊叹，张好好看似柔软性格的背后还有着刚烈的一面，因此她毫不掩饰她对英雄的期待。在《禾木》中，她将“巴特尔”这么响亮的名字赋予了两个她所期待的男人，一个是真心懂得女主人公的蒙古族男人，他叫锡林巴特尔；一个则是让主人公魂牵梦萦的娜仁花生下的男孩。巴特尔在蒙古语中就是英雄的意思。也不妨将这部小说看成是张好好的一次英雄壮举般的写作。她不是泛泛地抒发一下乡愁，或是晾晒一些童年记忆。虽然这样的写作现在显得比较时髦，不少小说也是靠这样的内容而获得了好名声。但张好好不是这样，她之所以要写一写她的故乡禾木，是因为她在大城市看到了人类的堕落。她要认真理一理这方面的问题。她是要通过一个从故乡走出去的女人的经历和思索来写人类发展史。人类发展史，多么宏大的主题！的确，就是如此宏大的主题。但张好好内心装着一个辽阔的大草原，因此她能够容纳如此宏大的主题。她要告诉人们的是：“整个人类，必将用自己的毁灭，偿还亲手毁灭众生灵这不可推辞的事实，这才是真正的人类发展史。人的心可以坏到见了生灵就杀害。”一方面，她写主人公在大城市的不愉快，主人公的不愉快并不是她在城市混得不好，相反她也可以说是成功人士，但什么是城市的成功？“在霓虹灯和水泥构成的坚硬世界里，做一个硬心肠和没有自然情趣的人，是成功的标志。”主人公不愿接受这样的生活，她更不能接受城市对生灵的亵渎。所以她要回故乡，回到故乡寻找精神的支撑。也就是说，城市的经历让张好好反思故乡的意义，让她重新认识大自然，以及与大自然亲密接触的图瓦人。张好好是一个感性的作家，感性的作家走的是性情，理性的作家走的是思想。在这部小说中，最有感染力的仍是张好好充满感性化的文字，真像森林里饱含着汁液的植物。但当她面对现实问题不得不思考时，他发出的议论同样铿锵有力。比如她说：“英明的老人说，人的贪欲之心如猛虎时，沙尘暴就会袭来。草原上的寸草和林立的楼房，哪个性价比更高？于是人们选择了盖楼。楼房到来之处，森林和草原湮灭，生灵死寂。

生意经，这三个字在中华大地横行了多少年？GDP，可以到此为止了。”这也是张好好为什么要到图瓦人那里寻找精神支撑的原因。图瓦人与大自然的和谐关系，对被贪欲迷惑了的城市人是一支有效的清醒剂。因为“那北极星照耀的图瓦人的灵魂，携着信仰”。

《禾木》的叙述也很特别，张好好采用了第二人称叙述。从讲故事的角度说，第二人称叙述很不方便，这是作者自讨苦吃吗？一路读下来，也就明白了作者的用心。这是一种对话式的叙述。张好好与她的内心对话。或者说是一个生活在大城市的张好好与她内心辽阔的大平原在对话。小说中的“你”代表着两个张好好，一个是现实中的张好好，一个是沉湎于内心的张好好，我们必须仔细阅读，才能把握住两个张好好的转换。那个内心的张好好，指责现实中的张好好，被城市污染得不再洁净了。洁净，是让张好好特别纠结的一个词。也许在她看来，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不洁净，也包括她自己。因此她要通过与内心的对话来进行自我反省。但与此同时，张好好也明白了一点，我们不能过于为了过去而自责，重要的是今天我们能不能重新开始。这也是她要写《禾木》的唯一原因：“你爱的喀纳斯和禾木是独属于你的，友谊峰下的层层叠叠，艾蒿阵里虫的嚶嚶如幼小的孩子在欢笑，站在漫布的溪水里，月光盈盈地投射下来，芳香在傍晚的金光中蓬勃，如菊如草药的香气弥漫整夜，能够治愈你，洗涤你，安慰你。”小说的结尾是，女主人公将这一切想明白了以后又出发了。“你喜欢洁净，你崇拜洁净，总有一天，洁净这个单词能不吓着你。”那么，就让我们为了世界的洁净，也跟着张好好以及小说的主人公一起出发吧。

目 录

CONTENTS



为了洁净，一起出发（代序）/1

1. 东山月亮 /1
2. 蒙古族男人 /3
3. 西天山 /5
4. 中原 /10
5. 担忧 /12
6. 它们 /13
7. 生灵 /16
8. 海归 /20
9. 罪恶 /24
10. 一封信 /27
11. 相遇 /30
12. 船尾 /32
13. 试探 /34
14. 能量 /37
15. 虫草 /39

16. 信仰 /41
17. 上山 /44
18. 子宫 /46
19. 手 /49
20. 爱 /52

21. 快乐 /54
22. 乐音 /57
23. 喀纳斯 /59
24. 新娘 /61
25. 拯救 /63
26. 花朵 /65
27. 圆桌 /68
28. 惜福 /70
29. 煤房 /72
30. 悲剧 /74

31. 唱曲 /76

32. 妖鸟 /78
33. 陀螺 /80
34. 大草原 /82
35. 大汗 /84
36. 诞生 /86
37. 李儿只斤 /88
38. 归天 /90
39. 美丽 /92
40. 来路 /94

41. 玩具 /96
42. 麻黄草 /98
43. 克兰河 /100
44. 突围 /102
45. 失望 /104
46. 禾木 /106
47. 蔷薇 /109

CONTENTS



48. 苦豆子 /111

49. 太平 /113

50. 温馨 /115

51. 天意 /117

52. 三个女孩 /118

53. 流言 /120

54. 图瓦 /124

55. 回归 /128

56. 羞惭 /130

57. 苦楚 /132

58. 大醉 /135

59. 义 /137

60. 太阳花 /140

61. 干枯 /144

62. 镜头 /146

63. 承认 /148

64. 蹲着 /150

65. 气质 /152

66. 翅膀 /155

67. 离开 /157

68. 惩罚 /159

69. 礼物 /161

70. 味道 /164

71. 跳下 /165

72. 叙旧 /168

73. 砰砰砰 /171

74. 熊 /173

75. 旋转 /175

76. 告别 /178

77. 理由 /181

78. 之二 /182

79. 胆怯 /183

80. 热爱 /186

81. 消遣 /188

82. 纯洁 /190

83. 童真 /193

84. 阔朗 /196

85. 之三 /198

86. 弦琴 /200

87. 他 /202

88. 噩梦 /204

89. 巴特尔 /206

90. 牙疼 /208

91. 悖论 /210

92. 告别 /212

93. 大自然 /213

关于禾木 /215



东山月亮



艾蒿那么高，溪水那么清，木头房子是明黄色的，被亿万只草虫的呐喊包围，月亮在东山升起。那个充满魅惑力却纯洁的少妇的脸，和东山的月亮一样美，仓央嘉措如是说。

你不知道为什么，年轻时会那样荒唐，那几年断断续续进山三四次，次次的晚饭都要喝醉，及至走到夜色的山谷里，天已经完全黑了。你所要寻觅的那个人呢？

你每次居住的风景区的酒店，离他们的部落不远。其实你只要徒步行走，也能走到，只是每次上山下山匆匆，为着某种伟大的事业。现在看来就是个笑话。伟大的事业只能是自己的良心和最终的爱情，还有纯洁这个单词，这个随时能把你掐死的单词。

那年夏天，你在清晨的困顿和金色的朝阳的光里，打听“那个少妇”。回答问题的“对方”略愣怔一下，便仰天大笑起来。这个男人头发乌黑，中分，穿 JEEP T 恤，黑裤子，黑皮鞋。

他的笑令你惶恐，哪里出问题了？“对方”停止了大声的笑，嘴角浮起了不屑、调侃和讥笑，你预感到一种危险。来自人类的危险，你遇见得太多。你天生就敏感，善意和恶意都逃脱不了你的身体辐射出的磁场的接收和判断。

你不再发问，紧张地看“对方”究竟怎么说。



“对方”说，确实有这个女人，就生活在“禾木”。然后这个男人接着说，“如果她年轻二十岁，我也会去与她幽会”。

也，这个字眼，让你在那一瞬间坍塌了。

艾蒿满山谷都是，它们一根一根挺立，最喜欢夜晚月亮浸润的溪水。它们比你圣洁。你匆忙下山，不再追问一个叫“娜仁花”的女人的下落。

其实你既然打听到这个女人就在禾木村存在着，你尽可以晚下山一天，徒步去那座村落里寻找，这个东山月亮般的少妇。当然，你所要追寻的，是二十年前的她。但无论她在青年、壮年还是老年，这其实一点儿都不重要。她就是她，是你要寻找的情感的依存。偎依上去，看她煮茶，用洁净的目光打量你，注视你。是的，她的目光一定是洁净的。你对人类厌烦透了。那一套俗世价值观，够了。她看着你，想起了一些事，那些年，她很苦。但是都过来了，孩子成家的成家，读书的读书，丈夫和孙子在她的身边，为她放牛牧羊。她和别的妇女一起跪在木屋门前的空地上擀毡，雪白的羊毛毡，用很大的力气和欢笑。她仰起脸笑的样子，真美啊。

但是你，没有去找她。匆忙下山，混入红尘，得你所得。那些伟大的事业，你在抑郁症来袭的时候，只想唾弃它们。



蒙古族男人



在和布克赛尔大草原，高速公路穿过去，梅花鹿的身影消失了一百年了。人类进程的关键的一百年，文明到来得这样迅疾，大地的腐烂来得太快了些。成吉思汗的三子窝阔台，曾是这里的王，这里的大地归属于他，在草原兴旺、不曾衰落的世代，许多地名在阿勒泰是蒙古语。和布克赛尔，是小鹿的身影在茂盛的草丛一闪而过的意思。

他在公元 2000 年的初秋的傍晚，坐在这座小镇的水泥马路边，用着草原上的男人们惯常的姿势，手撑着膝盖，裤管落在有浮尘的鞋上，眯起眼睛看来往的车辆。这些车的后斗上满载着黑色的煤块或者静默的牛羊。

他不是这里的人。他和这里唯一的关联是，他是一个蒙古人，而和布克赛尔是蒙古自治县。但是即使他是蒙古人，这里并没有他的亲戚。他从内蒙古过来，这里和呼和浩特所在的位置在一条纬度线上。成吉思汗当年西征的方向，他坐飞机顺着这弧线晃悠悠重走了一遍。

去做什么？你问他。你们在北戴河相识。他在人群中那么不显眼。你在人群中也不显眼。你们的眼睛都近视，做和文字有关的工作。很巧的是，你们分别责编过同一本书，他责编的是蒙古文版，你责编的汉文版。

大部队坐游轮入海，你们在岸边的木头长凳上坐下。他点起一支烟。你们看着海面。他说，那一年，我的朋友去阿勒泰，他也是一个蒙古人……



他停顿了一下，仿佛是为了咳嗽。接着说，我的朋友出车祸死在了那里。

那里，说的就是和布克赛尔。他去善后。他为了他的朋友的死，必得动身从内蒙古前往阿勒泰。那个朋友就埋在了当地。茂盛的草海里，小鹿惊鸿一瞥。这是你想象的。人把九色鹿出卖后，这个世界灵兽就绝迹了。

他看着辽阔的黑色的海面，那眼神是特别的，盛着草原之子才有的深情，所以显得空蒙。圆脸，方腮，平唇，单眼皮的温柔的眼睛，说话声音轻柔，嗓音里带着某种有遗憾意味的宽厚。他用悠长的声音说，后来的几年，都要去一下，看看他的墓。

你的鼻子发酸，喉咙哽咽，眼眶发热。问他，你是怕他寂寞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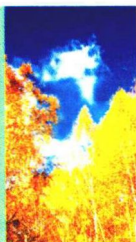
他说，是的，他毕竟没能再回到家乡……但是，那是一个河流遍野的大草原，蒙古人很多，埋在了那里，也没有什么不好。

你们自北戴河分开之后再也没有见面。你记得你们从木长凳上起身，穿过一片花海，去和大队伍集中。那花是格桑花。你从小把它叫作蝴蝶花，像蝴蝶的翅膀，那花瓣，翻飞着，深紫色，雪白色，粉红色。你出生在阿勒泰山的布尔津县，县里家家户户的小院子里都种格桑花。

那个禾木的女人，你曾经试图寻找她。你小心地请小妹妹问母亲那女人的下落。小妹妹笑嘻嘻地问了：说是后来嫁人了，去了和布克赛尔。



西天山



一座极其洁净的城。在西天山深处的一个大平原里。有人从小机场里出来，就是那拉提大草原，穿过一壁壁山，河谷在视线里，次生林——你总叫它们杂木林，异常繁茂，因为树木不高大，反而令人亲近，可以在其中搭建帐篷，生火做饭，洗衣，在月光下洗澡，在洁白的砂上说一夜的话。再穿过一片六月盛放如火的红花地，如果是七月，薰衣草地紫色冲天，五月里油菜花那金黄，反正你总会遇见，打盹的时候，它们细密地呼喊就过去了，留下了摇摆的小手，扣住你的心。

在中原大地待久，会被无数的下水管道窒息。大家活在概念里。比如一句宣言，就糊住了所有的不洁净，黏稠。于是大家坦然地说，瞧，我们多文明。然而你当然知道，这都是概念，大地已经腐烂，尤其是中原的大地。没有哪一座城市有西天山那座城那样的洁净而人心有古了。

那座城令你辗转想念，尤其是抑郁症难熬的时光段落里。

你打电话过去，她是一只小鹿，活得坦然洁净。又是洁净，这辈子你非要被这个单词掐死。她真漂亮，个子高挑，还穿高跟鞋，瘦的时候真美，在照片里的侧面的脸，单眼皮，更显灵魂洁净，平滑上扬的唇，写着骄傲。

你对她说，我要回来，回来，回来。

她说，真的吗？她一跳老高。她在你的记忆里就是这样，欢欣大笑，



蹦跳轻盈。可是她又说，你总说回来，总也不回来。你说，这一次，一定要回来，管它天热天冷，花有没有开。

她有一个好夫君。戴眼镜，写诗，管理种地的连长。他们是诗友，是同乡，在网上相识。她25岁坐火车出远门，从中原某地，那地也在腐烂中，从那地向玉门关猛冲，过了那关，她似乎就不再是从前的她了。她虽勇敢，也惶惑过吧？你私底下想。他们结婚了，在大平原上的一间楼里。她腕上的银镯子亮闪闪。新家的窗帘是碎花的。然后他们会有一个小婴儿，婴儿一晃一晃在他们的胳膊里长大。

她在大平原待着，这大平原是成吉思汗二儿子察合台的封地。一辈子哪里都不会去，仿佛就是为了让你对那所城有个念想。如果她不在，你大约就不会再回去了。她在，所以，可以称为“回去”。你说，我来，到处走走看看吃吃，夜里就住你家。你恍惚觉得她的家就是你的家。你把行囊一放，钻进浴室，然后仰躺睡。那座城的星辰格外美，它们一笼罩你，你就踏实了，洁净了。

留在记忆里的那座城给你的温暖的画面，是一间用塑料布围裹的小屋。夜市，雪在外面飘飞，喝酒的人们，桌子上腾腾冒气的是面肺子。西域的一种小吃，吹气的肺灌入调好佐料的面糊，膨胀成结实的一个大团，煮熟，切成一片片，浇上蒜末、辣椒和醋。外面是风和雪，还有一轮大月亮，月亮的清辉洒下来，和着白雪的白和清香的雪气，你就像来到了月宫里，那么洁净啊。哎，洁净这个单词有一天非要把你掐死。你坐在小条桌边，厚厚的大衣，脚边有火炉，你的手不时凑去火那里烘烤一下，捉住筷子，吃一片，又一片，清脆甜香滋润的面肺子。夜市的老板娘总是胖的。

你对面的男子，是这个大平原里的男子，他欢迎你的方式是回自己家的地下室搬来一箱伊犁的红苹果，在电话里请示了夫人，夫人庄重地同意了。

他的第二个欢迎方式是请你吃夜市里的面肺子、烤肉和卡瓦斯，他的第三个欢迎方式是请你去一家著名的哈萨克奶茶馆喝奶茶、吃油香和马肠子。你披着月光抱着夫人批准的苹果箱回到“单位”。是的，那段不长不短的岁月里，你住在“单位”。风雪关在外面，你却觉得更孤独，

不如走在风雪里，时不时摔一跤更好，膝盖疼，胳膊疼，眼睛冻得生疼，那样你才知道自己还存在着。

这个把一箱红苹果交给你的男子对你说，你迟早会离开。

你微微笑，回问他，那么我会去哪里。

他说，你去北京。

为什么。

只有北京适合你，好比……

他张开手用一个大大的怀抱表示大这个意思。他说，就好比一个池塘装不下你，能装下你的必须是……

你说，一条大河。

他说，对。

你说，我不要江，也不要海，你知道，它们全都是黑色的了。

他是唯一预见到你还会马不停蹄继续走下去的人。你在那个雪花在玻璃窗外探看你的冬天，啃一口甜苹果，想你的未来。那可怕的未来，你何尝愿意就这么马不停蹄。迟早得累死。你是悲观的。

还有别的欢迎方式。两个西天山男人在水塘边钓鱼。不，准确地说，是他们中的一个负责钓鱼。水塘废弃了很久，里面的鱼从如影子的鱼苗开始长大，鱼苗来自大河。那河太大了，又有名，叫伊犁河，林则徐称它为伊江，往西边流。全中国还有一条河也是往西边流，那条河叫额尔齐斯河。它们在夕阳下金红而粼粼，快乐的冰川水和雪水，扑入欧亚大陆的接壤处，然后就走了，去了青草繁茂、森林里挺立的城市，那里的人们当然热爱它们俩。如同中国双生的一对姐妹，或者兄弟，它们鲜活的生命，没有死去。这多庆幸。

他们中的一个在池塘边认真钓鱼。你看见那池塘是半个篮球场那么大，塘水混浊，仿佛昨夜的雨水灌了一夜。钓鱼的人微眯着眼睛，太阳已经彻底升起了，金色的光挥洒在原野上。对，这是一片原野，土坯房的前院有一口压井，打理得很平整的淡黄色的土院子，鸡走来走去，灶台就在门前，紧贴着房屋的墙，几间小小的屋子张开着进入的路径，你掀半旧的门帘进去，看见一地破旧的鞋子，和随意搭放的落满灰土的衣服，有那么几本书斜散在地上。你没有去翻看。



灶台边是柴房，放着从河谷的次生林里拖回来的嶙峋的树干枝。这片大地，分支的河流遍野，最后都汇入伟大的伊犁河。你不得不使用伟大这两个字。如果大地上还有伟大，这两条河当之无愧。另一条河指的是你的出生地的那条河，额尔齐斯河。

他们中的另一个去捉鸡，然后是割颈。你不想去看，也不愿听见那挽留生命的绝望咯咯声。你去村里的农贸市场买菜。你蹲在地上挑选西红柿，芹菜，滚圆的硬绿辣椒，黄瓜，香菜，葱姜蒜，干红辣椒。你心里琢磨着他们要做的菜式。

他们一人做一个菜。钓鱼的自然炖鱼。千滚豆腐万炖鱼，那硕大的鱼在井水里煮出香气，红色的辣椒皮翻滚着。你从柴房里挑选合适大小的柴，塞入炉膛。宰鸡的自然炒鸡。鱼用大搪瓷盆装起，撒上香菜，端到里屋的圆桌上。炒鸡的人用一种极其认真的神情。炉火的烟窜出来，辣椒的辣四射出来，你去压井那里压出一大盆清冽的水，毛巾蘸湿，递给炒鸡的人，递给做鱼的人。你们三个都默默地，几乎不说话。

后来主人回来了，骑着摩托车，穿着下地用的胶靴。灰褐色的汗衫，裤子上当然粘着泥。脸上和胳膊上，也有灰土和太阳光晒上去的印子。他和他们打招呼，也对你微笑一下，你回应笑一下。他们三个是中学同学。大约这个池塘这么多年来实在够棒，他们俩每年夏天都要来一次，自己来，自己挽起袖子做想吃的菜式。这位同学到压井那里把自己洗清爽，又去了最里的屋子换衣服，白色西裤，淡灰色半袖T恤，浅棕色凉皮鞋，他这样一身扮式走出来，令你不敢认。他说，你们自己吃，在我家里一切随意。他要去赶赴一个婚礼，乡村里的婚礼。他把自己打扮得非常帅气，口袋里有工整装好的贺礼。然后骑上摩托车，嘟嘟嘟的马达声在田野的小路上，消失不见。

你们喝白酒。伊犁特曲，或者大曲，或者佳酿。反正都是伊犁河水和伊犁河谷里的麦子酿造的。一个小小的玻璃盅，你端起来，一饮而尽。你没有理由不喝干它。他们的善意和美好，你用喝酒的利落来表达。吃到一半，他们的同学回来了，还带回来两个叽叽喳喳的女子。大约十八九岁，模样周正，穿得洋气，皮肤不黑红，是用心拾掇自己容颜的女子。她们坐到圆桌边，变戏法似的，她们面前已经各有一个小玻璃酒

盅。于是，你们交错地碰杯。他们中的一个一直在说，多喝点，再喝一杯，最后一杯。

这顿饭吃到夕阳即将到来。你们起身告辞。其实不是告辞，因为谁也没有把这里当作别人家。自己来，自己做吃的，自己喝酒，自己离开。那两个乡村女子喊摩托车男人送她们回家，而摩托车男人正在牛圈里挤奶。他大声喊，必须挤了奶才能送她们，不如她们把饭桌收拾了地扫了，那时候他也可以送她们了。

她们宁愿袖手，娇气地表示，不会多干哪怕一丁点儿活，以此显出自己的尊贵来。

你和他们都笑了起来，车穿过广阔的田野，田野上有水渠和闸门。那一年你 33 岁。在伊犁生活了八个月。